

巨星孤影

〔美〕西德尼·谢尔登著

新华出版社

新

巨星孤影

〔美〕西德尼·谢尔登 著

江立生 译

新华书店出版

巨星孤影

〔美〕西德尼·谢尔登 著

江立生 译

★

新 华 出 版 社 出 版

四川省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

重 庆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0.375印张 插页二张 205,000字

1982年4月第1版 1982年4月重庆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203·062 定价：0.80 元

内 容 简 介

本书描写了一个出身微贱但却自幼富有表演天才的青年托比·坦普尔只身来到“影城”好莱坞，几经坎坷，受尽磨难，苦心奋斗，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成为影剧界的超级巨星，但最后却孤独悲惨地死去。同托比的传奇式的兴亡史相交织的是另一个到“电影王国”来追求幸福的青年、女佣出身的姑娘约瑟芬·金斯基的充满了悲欢离合、以及闪电般的上升、流星般的陨灭的离奇身世。本书还比较真实地反映了从本世纪初到六十年代末这段时期，好莱坞这个光怪陆离的世界中尔虞我诈、腐朽堕落的黑暗场面。

你要想认识自己，
可别去照镜子，
因为那儿只有一个影子，
一个陌生的影子……

——《真理颂》

序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一个星期六的早晨，一艘五万五千吨的豪华的邮船布列塔尼号正准备从纽约港起航开往勒阿弗尔的时候，船上发生了一系列稀奇古怪、令人费解的事件。

布列塔尼号事务长克劳德·迪沙德是一个能干而细心的人，用他自己喜爱的词儿来说，他管理的船只总是“井然有序”的。迪沙德在布列塔尼号上服务的十五年间，从来没有碰到什么他不能马上而妥善地加以解决的情况。因为布列塔尼号邮船是一艘法国船。然而，偏偏在这一天，似乎有成千的魔鬼勾结起来同他过不去。国际警察组织的美国和法国的分支机构以及船上的保安人员在事后都进行了紧张的调查，但都没有能对那天发生的异乎寻常的事件作出任何站得住脚的解释。即令如此，迪沙德那敏感的高卢人的自尊心也仍然没有得到多少安慰。

由于涉及的人物名声显赫，这件事成了轰动世界的新闻，然而其中的奥秘却始终未能揭开。

至于克劳德·迪沙德，他已从这艘横渡大西洋的邮船上退休，并在尼斯开了一家小酒店。在那里，他总是不厌其烦地一再同顾客们谈起那个奇怪的、令人难忘的十一月的日子。

迪沙德回忆说，事情是从美国总统送花开始的。

邮轮开航前一小时，一辆带有政府牌照的官方黑色轿车驶上赫德森河下游的第九十二号码头。一位身着炭灰色衣服的男子从车里走出来，手里拿着由三十六朵银制的玫瑰花组成的花束。他快步走到跳板前，同布列塔尼号上的值日官阿兰·萨福特说了几句话，然后这些花就被郑重其事地交给一位低级的舱面官员贾宁。贾宁送走了花，就来找克劳德·迪沙德。

“我告诉你个消息，”贾宁说，“总统给坦普尔夫人送来玫瑰花了。”

吉尔·坦普尔！她的照片去年曾出现在从纽约到曼谷，从巴黎到列宁格勒的报纸的头版和杂志的封面上。克劳德还想起，他曾经看到报上说，在最近一次推选全世界最受尊敬的女性的民意测验中，她名列第一，因此很多人家都给新出生的女孩起名叫吉尔。美国是个出女英雄的地方。现在，吉尔·坦普尔也成了英雄。她的勇气和她那场先是获胜，然后又讽刺性地输掉了的狂热的搏斗使全世界为之瞩目。这是一个了不起的爱情故事，尤有甚者，它还包含了希腊古典喜剧和悲剧的所有成份。

克劳德·迪沙德是不喜欢美国人的，但对于坦普尔夫人他却乐于另眼相待。他非常钦佩坦普尔夫人，认为她“风度翩翩”，这是迪沙德所能给予的最高赞词了。他决心务必使这次航行给她留下难以忘怀的记忆。

事务长把吉尔·坦普尔的事放下，集中注意力对旅客名

册进行最后一次核查。同往常一样，船上有许多美国人称之为“要人”的人物，而“要人”这个略语正是迪沙德十分讨厌的东西，这主要是美国人对于使一个人成为重要人物的因素抱有非常野蛮和落后的成见的缘故。迪沙德注意到一位富有的企业家的妻子是只身一人旅行。他会心一笑，便又扫视那份旅客名单，以寻找黑人足球名星马特·埃利斯的名字。当他找到这个名字的时候，他点了点头，心里十分满意。迪沙德还饶有兴味地注意到，一位著名的参议员和美国南部的一个脱衣舞女卡琳娜·罗克的房舱紧相毗邻，在最近的新闻报道中，他们两人的名字已经被联在一起。他把名单继续看了下去。

戴维·凯尼恩，这个人简直就是钱的化身，他的钱多得不可胜数。以前他曾经乘坐过布列塔尼号。迪沙德还记得他是一个容貌俊美、皮肤黝黑的男子，有着一副健壮的运动员般的身体。他举止文静，仪表堂堂。迪沙德在戴维·凯尼恩的名字后面写上了C. T. 两个字母，这是他为安排那些有身份的人与船长同桌进餐而作的记号。

克利夫顿·劳伦斯，他是最后一分钟才订的票。事务长微微皱了皱眉头。哎呀！这可是个棘手的问题，对劳伦斯先生该怎么办呢？要是在过去，这肯定不成问题，他当然应该同船长一道进餐，而且他还会给大家讲各种趣闻轶事，使听众乐不可支。他是一个剧院的经纪人。在他走运的日子里，他曾经经办过影剧界许多大明星的事务。可是，不幸，劳伦斯先生得意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过去，这位经纪人总是

坚持要订豪华的高级套间，而这一次，他只在下甲板订了一个单间，当然也还是头等舱，不过……克劳德·迪沙德决定先把他的问题放一放，待看完了其他人的名字再说。

船上还有些次要的高贵人物，其中包括一位著名的歌剧歌星和一位拒绝接受诺贝尔奖金的俄国小说家。

一阵敲门声，打断了迪沙德的注意力，一个名叫安托万的勤杂人员走了进来。

“嗯？什么事？”克劳德·迪沙德问道。

安托万那双湿漉漉的眼睛望着他：“是您命令把剧场的门锁上的吗？”

迪沙德皱起了眉头，“你说什么呀？”

“我猜想是您。除了您还有谁会这么做呢？几分钟之前，为了确保一切正常，我去查看了一下，见剧场门锁着，但里面好象有人在放电影。”

“我们从来不在港口停泊期间放电影。”迪沙德肯定地说，“而且剧场门从来也不锁，我要去查看一下。”

在一般情况下，克劳德·迪沙德听到这个报告后一定会立刻前去调查。但现在，几十件紧迫的琐事缠着他，这些事都必须在十二点轮船开航以前处理好。

他手头的美元款项帐目不对头。有一套最上等的房间出了差错，被订重了。蒙太尼船长订购的结婚礼物被送到了另一艘船上，船长会发火的。迪沙德的思路停下来，倾听他所熟悉的船上四个功率很大的涡轮机发动的声音，他感觉到船身在动，已经慢慢开离码头，进入航道了。尔后，迪沙德就

又全神贯注于他的那些难题中去了。

半小时以后，负责最高层客舱的服务员领班利昂走了进来。迪沙德不耐烦地抬头看了看他：“什么事？利昂。”

“很抱歉，打搅您了，但是我想这件事应当向您报告……”

“嗯？”迪沙德心不在焉地听着，他的思想完全集中在安排航行过程中，每天晚上同船长一起进餐的客人名单上，这是一件微妙的任务。船长不是一个天生具有社交本领的人。每天晚上要陪他的乘客一起进餐，对他来说真是一件苦差事。要把这桌人安排得妥妥贴贴，是迪沙德的任务。

“是关于坦普尔夫人的事……”利昂开口说道。

迪沙德立刻放下铅笔，抬起头来，他的小黑眼睛警惕起来，“她怎么了？”

“几分钟前我从她的房舱外面经过，听见里面声音很高，还有一声尖叫。因为隔着门，听不大清楚，但是，好象听见她在说：‘你毁了我了，你毁了我了。’我心想最好还是不要去插手，所以就来报告您了。”

迪沙德点了点头说：“你做得对，我要去查看一下，保证她平安无事。”

迪沙德看着领班离去。简直不可想象会有人去伤害象坦普尔夫人这样的妇女。这对迪沙德的高卢人的豪侠气概是一个极大的冒犯。他戴上制服帽，朝墙上的镜子扫了一眼，便向门口走去。正在这时，电话铃响了，他犹豫了一下，还是拿起了听筒。“我是迪沙德。”

“克劳德——”这是三副的声音：“看在耶稣的面上，派人

拿个拖把到剧场来，好吗？这儿到处是血。”

迪沙德忽然觉得心里一沉，“好，马上去。”他答应道。他挂上电话，派了一个服务员去了，然后又给船上的医生拨电话。

“安德烈？我是克劳德，”他尽力使自己的声音显得随便一些。“我想了解一下是不是有人到你那里去看过病……不，不，我不是问有没有晕船的病人，而是一个流血的病人，说不定还很严重……我知道了，谢谢你。”迪沙德挂上电话，心里更加忐忑不安。他走出办公室，朝着吉尔·坦普尔的房间走去。可是，他刚走到半路上，又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当迪沙德来到安放救生艇的甲板时，他感觉到轮船航行的节奏改变了，他朝海上瞥了一眼，看见他们已经到达安布罗斯灯船，在这儿邮船应该同港口的领航船分手而进入公海。然而，布列塔尼号却慢慢停了下来。又有什么不平常的事发生了。

迪沙德匆忙走到栏杆边往下看，领航船已经靠到布列塔尼号货舱的门边，两个水手正在从船上往领航船上搬行李。迪沙德正看着，一个旅客从船上的舱门走上那条小船，迪沙德只看见了他的背影，但是，他肯定自己一定是认错了人，否则就完全说不通了。实际上，即使一位普通的旅客以这样的方式离开这条船也是异乎寻常的。事务长有点警惕起来，他转过身匆忙向吉尔·坦普尔的房间跑去。他敲了敲门，里面没有反应，他又敲了一下，这次比刚才敲得重了一些：“坦普尔夫人，我是克劳德·迪沙德，是船上的事务长，不知道

我是不是能给您帮点什么忙。”

里面仍然没有回答。迪沙德这时已高度警觉起来。他本能地感到一定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而且他预感到这件事，由于某种原因，是以这个女人为中心的。他的脑海里不禁闪过一系列可怕的想法，她已经被谋杀还是被绑架了？或者——他试了一下门把手，门没有锁。迪沙德慢慢地把门推开，吉尔·坦普尔夫人站在房间的另一端，朝舷窗外望去，背对着他。迪沙德刚想开口说话，但一看到她那呆立的僵硬的身影，就又噎住了。他尴尬地站了一会儿，考虑着是不是该悄悄地退出去。就在这时，房舱里响起了一声刺耳的哀叫声，就象一头野兽在苦痛中发出的哀嚎一样。对于这样极度的个人痛苦，迪沙德感到自己无能为力，于是他退了出来，转身轻轻地关上了门。

迪沙德在外面又站了一会儿，听着里面无言的哭泣声。然后他心绪十分不宁地朝着位于主甲板上的剧场走去。一个服务员正在擦洗剧场前面的一溜血迹。

我的老天，迪沙德想，下面还不知又是什么事呢？！他伸手去开剧场的门，门没锁。迪沙德走进这个现代化的、能容纳六百名旅客的礼堂，里面空无一人。他情不自禁地向放映室走去。放映室的门是锁着的，只有他和放映员两个人有这道门上的钥匙。迪沙德用他的钥匙打开门走进去，里面似乎一切正常。他走到那两台三十五毫米的放映机旁，用手摸了摸。

其中一台是热的。

在第四甲板的船员住宿处，迪沙德找到了放映员，但他却一口咬定，他对有人用过剧场一事一无所知。

在他回办公室去的路上，迪沙德抄近路从厨房穿过，厨师怒气冲冲地叫住了他。“你看，”他用命令的口吻对迪沙德说，“这是哪个白痴干的事！”

在一张大理石的糕点桌上，摆着一个漂亮的六层高的结婚蛋糕，蛋糕顶上用棉花糖做了一对精致的新娘和新郎。

不知什么人把新娘的头打碎了。

“就在那个时候，”迪沙德后来常在他的小酒店里对那些着了迷的顾客们说：“我知道，某种可怕的事情就要发生了。”

第 一 部 分

一九一九年，密执安州的底特律是世界上无与伦比的最发达的工业城市。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而底特律曾在协约国的胜利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它为他们提供了坦克、运输卡车和飞机。现在，德国人的威胁已经解除，汽车制造厂再次致力于更新设备，以便适应小汽车的生产。不久以后，每天制造、装配和外运的汽车就达到了四千辆。熟练和非熟练的劳动力从世界各地来到这里，以图在汽车业中找到工作。意大利人、爱尔兰人、德国人——都如潮水般地涌来。

在这些新来者中间有保罗·坦普勒哈斯和他的新娘弗里达。保罗原是慕尼黑一家肉店的学徒工。他带着弗里达的嫁妆移居到纽约，并在那里开了一爿小肉店，但很快，他的肉店就亏了本。然后他又迁居到圣路易、波士顿，最后到了底特律。每到一个城市，他的生意都以惨败而告终。在那个时代，商业正在蓬勃发展，而富裕程度的增长也就意味着对肉类需求的增加，然而保罗·坦普勒哈斯的买卖却每况愈下。他在屠宰技术上是把好手，但在经营上却是个毫无希望的庸才。实际上，他对写诗比对赚钱更有兴趣。他可以一连几个小时进行诗的构思，创造富于诗意的形象。他经常把想好的诗

句写在纸上，寄给报社和杂志，可是却从来没有谁发表过他的杰作。对保罗来说，钱是无关重要的。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到他店里来赊欠，不久就传开了；如果你没有钱，又想吃到最好的肉，那就去找保罗·坦普勒哈斯。

保罗的妻子弗里达，是一个容貌平常的女人。在保罗向她——或者更确切一点，是向她父亲——求婚之前，她没有同任何男子相处过。弗里达曾恳求她父亲答应保罗的求婚，实际上老头子是根本不需要恳求的，因为他早就十分担心弗里达嫁不出去，要一辈子跟着他。他甚至增加了妆奁，好让弗里达同丈夫一道离开德国到新世界去。

弗里达一见她的丈夫就腼腆地爱上了他。她以前从来没有见过诗人。保罗身材清瘦，眼睛有点近视，前额的头发已经稀疏，一副知识分子的相貌。开头好几个月，弗里达都不敢相信这个漂亮的年轻人真正是属于她的。她深知自己的容貌不佳。她的身材矮胖，活象一个巨大的削了皮的生土豆。她最亮的部分是她那双活泼的蓝眼睛，颜色就象龙胆青一样。但她的脸的其他部分就好象是长错了位置似的。她的鼻子和她祖父的那个硕大的蒜头鼻差不多；她的前额象她的一位叔父的高高的向后倾斜着的额头；她的下巴象父亲那四方方、令人可怖的下巴。但弗里达的内心却显示出美丽的少女的某种气质，上帝给予她这样一副脸孔和身段完全是一场宇宙间的玩笑。人们看到的只是她的可怕的外表，只有保罗，她的保罗例外。然而弗里达永远也不会想到，她的吸引力实际上是她的嫁妆。保罗认为，他可以凭借这笔妆奁脱离开